

■文：白 金

新書劇場秀

三位同生於1963年的媒體人，台北的楊照、香港的馬家輝、深圳的胡洪俠，商議經年後，終於在胡執掌深圳《晶報》後，開始了在該報《人文正刊》的「正點」版以專欄的形式連載《對照記@1963》，每周一期跨版刊出，以兩岸三地華人社會半個多世紀來同一字面、不同語境和記憶的日常詞彙為話題，三人就每個話題各寫一篇文章，分享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成長經歷。

《對照記@1963》近日在三地陸續開始推廣，手法各有不同，北京的新書發布儀式「搞搞新意思」，出版社方面與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共同舉辦了一場特別的「《對照記@1963》新書劇場秀」。導演根據《對照記@1963》的圖書內容，進行了空間和腳本的再創作，將其重新編排成為一部四幕短劇。而三位作家亦成為此場演出的主演，在舞台上再現了他們的創意、寫作過程，並在多媒體、燈光、道具舞美等多種戲劇設計手段的配合下，還原了書中諸多精彩內容，親身演繹了兩岸三地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主辦方之一的三聯書店表示，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方式來完成一次出版發布，是因為希望能夠在平面出版之外找到另一種媒介，立體化地呈現書籍和出版行為的精髓，將作者的現場表現力盡可能放大，有效傳播出版信息、並傳達其文化內涵。

如果你有意了解這代人成長的三個不同社會，市面上的讀物不可謂不多，甚至遠更深入，但此書依然甚有價值，它的價值在於間接地揭示了三地知識分子在這三十餘年間不同的價值觀形成過程、人生軌跡以及在各自社會中的地位乃至混世哲學。雞同鴨講也好，淚中帶笑也罷，在這個現實遠遠精彩絕倫過虛構故事的時代，直面能否成為一個選項，或許比直面本身都重要。暫且不說記憶靠不靠得住，態度決定一切。我有時想，如果他們整理出一張半個世紀以來兩岸三地的「禁忌詞彙表」是否更能直截了當地反映時代的衍變？如果他們各自能夠真誠地面對自我，寫出大時代下個人生活中的種種不堪甚至懺悔，又是否對讀者更有觸動，而非僅將重點放在趣味之上？

你當然可以說這是苛求。馬家輝是靈活的，他很坦率：「我必須借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一段書信自白求取原諒：『關於生平事跡，我是屬於克羅齊那一派，認為作者價值在於作品（如果有價值的話）。所以我不提供生平事跡，不然就給假的，再不然我會想辦法東改一點西改一點。所以你有甚麼想知道的儘管問我，我必告訴你，但我絕不會告訴你事實，這點你可以放心。』而我希望，楊照和胡洪俠都寫得比我老實。」從河北鄉村走出來、一心想吃「商品糧」的胡洪俠寫得卻充滿了「農民的狡黠」。他在序言中說：「果真要寫起來，其實並不容易，起碼對我本人是這樣。其一，怎麼寫？我們要寫的是『公共話題中的私人記憶』，這不同於平常寫時評、書評，說的盡是別人的事；我們需要激活自己的青少年記憶，說一些之前從未披露過的自己的事。……迴避甚麼，隱瞞甚麼，當然是作者的權利，但這一權利要如何在『據實直書』前提下得以維護以求適度、適當？」戴上「安全帽」的個人生活碎片能在多大程度上折射時代和社會？毋寧說是成功者的標籤或口頭禪。或許這是輕閱讀時代的必然產品罷。

陳曉蕾從生態書寫開始

曉蕾



大約8年前，還在給報社打工的曉蕾，目睹了公司附近垃圾堆填區內，在短短的一年裡，多了一個山坡，她很快就被香港生產垃圾的速度和數量所震撼。「垃圾都是放錯地方的資源。」是她在關注環境問題以及書寫《剩食》過程中，愈來愈堅信的觀念。2010年，她在環保團體的協助下，打開了上百個家居垃圾桶，最先滾出來的，就是廚餘，場景依然歷歷在目。「但如果一開始寫香港的垃圾問題，寫電子產品污染，題目太大，會嚇走讀者。但從家庭的剩食切入，人人都很熟悉，操作起來也方便上手。」

從四季體驗城市

全文8萬5千字，既考驗記者的訪問功夫，也見個人關懷。第一章探討廚餘產生的原因，展示了生活中各種各樣的「剩餘」；第二章討論香港的環保團體及鄰近地區對廚餘的處理方式，最後寫家居廚餘，集中了許多個人處理廚餘的日常經驗，更分享了很多實際可操作的案例，例如怎樣把吃不完的水果做成果醬，魚骨都可以繼續煮魚湯，中秋的月餅，更可以拿來做成涼拌月餅等等。聽上去有點匪夷所思，其實她希望讀者能夠做到身體力行。

從文化類雜誌資深主題記者，轉向對城市生態的持續關注，以她在《剩食》完成前的2010年的頻繁出版最引人注目。她與香港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及氣候組織合作，主編了一系列的城市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叢書《低碳生活@香港》，從家庭生活到企業的低碳經濟再到個人實踐。叢書的最後一本《6 Issue》，更是以雜誌的形式面世，也是在



出版形式上的一個嘗試。

「《6 issue》的意義不只是關於對環保話題的講述。對於一個未來的雜誌來說，不可能所有的內容都是讓讀者去買東西。要引起白領OL的興趣，他們要去買書的考慮會很多，而報紙文章常常讀完就會忘掉，而雜誌這種形式是最容易讓人接受的。」曉蕾對記者說，那時她已經從工作快10年的文化周刊辭職，成為了一名獨立記者，對於《6 issue》，她有自己對雜誌的態度。她將雜誌的話題深度和篇幅都作了改變，並請來專業攝影師拍攝插圖，面世後引起的口碑特別好。於是她開始思索朝着編輯雜誌的路子上走下去，納入更多她所關心的話題。

她曾設想辦一份季刊，按春、夏、秋、冬的季節討論天氣變化，每一季從時裝、從飲食、從建築、從植物方面去探討城市生活的可能性。「如果可行的話，就可以繼續談陽光、下雨。」開始

陳曉蕾的新書、長篇新聞調查報道《剩食》，去年獲得台灣《時報》評選的年度開卷好書，是首位登上該書榜的香港作者。台灣出版界向來以輸出品味和視野著稱，而香港作為流行和快餐讀物的天下，這份榮譽的背後，也讓人看到新的空間和可能性，「香港記者的報道，居然在台灣被看重。」連曉蕾自己也不敢相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以為這樣的想法，找到資金投入不會太難，一番打聽之後，才發現處處都有限制，「之前嘗試拿政府資助，但後來發現他們是連書名、封面都要審批，這是不可能長久下去的。如果去申請民間文化類基金，我看我朋友經營的辦法是，需要辦很多工作坊，要去很多學校講座。但這樣下去，我連寫稿的時間都沒有了。或者去和其他團體合作，像香港律師團體，他們都有自己的目標，走甚麼方向，甚麼東西不要先提，全部有一套策略。如果我依靠他們幫我辦一本雜誌，但需要我推銷他們的政策時，我就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採訪身份。」

下一站，水的故事

如果說，體制內的媒體職位讓曉蕾從工作中發現了自己對環保話題的興趣，那麼隨着採寫深入以及經驗的積累，則令她愈來愈明確成為獨立記者的念頭。「我之前出過的幾本書，基本上是我以前文章的結集。我就在想，過去的文章當然還是會有讀者看，但《剩食》的獲獎給了我很大的鼓勵，那就是重新去做一個採訪調查，那個價值會更大。」所以，對雜誌的理想還要暫時擱置，今年，她將開始採寫一本關於水的書，「我很想寫香港的水制。其實水裡面牽涉到很多文化、政治、經濟的問題，既然這是一個社會採訪的調查報告，我也可以不用相片，整本書可以用一個水墨畫的形式打開。」

但曉蕾卻不喜歡自己被貼上「環保作家」的標籤。「你知道，我之前還有書在書店中被放在園藝一類，很恐怖啊。你看我之前的《香港正菜》也和環保沒有關係，但不知道為甚麼也被歸為環保



一類。不過也沒有所謂啦。」她曾作過旅遊記者，在10幾個國家的旅歷和採訪，她需要找一個看世界的角度，「那時候我就專門去找那些要加入歐盟的國家看看他們怎麼發展，更巧的是，不久以後WTO在香港召開，這些經濟的聯繫，讓我對很多消費產品留意起來。」她開始思考全球化的問題，「我也不想再進學校付學費拿一個甚麼學位，我就找了很有學問的朋友，讓他幫我開一張書單，我就一本一本的開始讀，然後開始知道fair trade（公平貿易），結果再看問題就完全不一樣。」而對環保的興趣，也是從做旅遊記者開始。

「前幾年我幫方太寫自傳，去年幫《路向》寫過傳記，這些好像也沒有甚麼人留意。所以我一直跟別人說，我是記者，不是農夫，我也沒有一塊田。我也不是環保人士，弄到很多人都很想知道我在家裡怎麼洗衣服。可是，我確實也是在做這些（環保）的事情。既然寫出來，就要知道是真還是假，特別是那些環保劑，自己用過才能介紹給別人。」

其實曉蕾沒有說的是，香港是能夠讓獨立記者存活的，就像她的書裡所記錄的，香港也還是能讓農耕存在一樣。這種信心和堅持，都是自己給的。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Time《時代週刊》1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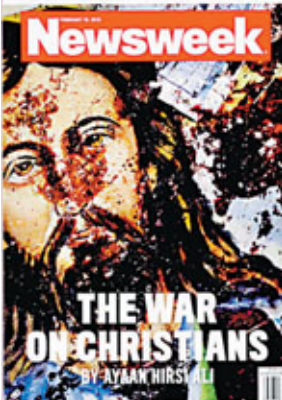
「東方紅」不僅是一首中國文革期間歌頌毛澤東的歌曲，也是一種民間菜名，材料無非就是圓白菜而已。上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因為國家貧困，因為一波又一波的社會政治運動，因為農業種植的種種技術局限而導致物資和燃料緊缺，在這種條件下，民間出現了各種極有創意的菜譜。新出版的《文革菜譜》(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okbook)一



書的作者之一 Gong Sasha，來自中國廣州，現居美國。文革時她下放到廣東農村，在和當地農民一起務農的改造生活中，從當地人那裡學來很多簡單又健康的菜式，她一一記錄下來。這本書也成為對時代的反諷。

Newsweek《新聞週刊》13/02：

今年是英國文豪查爾斯·狄更斯誕辰200周年。即便拿到現今來讀，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現實殘酷，對底層人的艱辛和人間冷暖的觀察，依然有着清晰的對應。作為政治記者出身的狄更斯，他在《荒涼山莊》(Bleak House)中，對法庭內部，律師、法官等之間對利益的追逐，至今陰魂不散。書評作者Simon Schama更擔憂的一個問題是，面對這樣一位大師，我們的下一代還會看他的書麼？小學、中學還會將他的作品作為必讀書目麼？特別是如今微博或短信時代，語言的大量碎片化，對狄更斯的閱讀，成為一種直面現實而不是逃避的力量。



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11/02：

巴基斯坦的未來令人憂慮。伊斯蘭極端分子、種族隔離主義、潛在的核戰爭、阿富汗戰爭、經濟和自然危機、腐朽的政權等等，上述的每一項問題都能讓國家陷入絕境。新書《巴基斯坦的未來》(The Future of Pakistan)的17位學者也帶着世界末日的口吻，有作者對巴基斯坦分化劇烈的城市和農村發展，受教育人群和文盲，以及各種宗教衝突表示憂慮。巴基斯坦的年輕人問題也日益凸顯，全國有三分之二的人年齡在30歲以下，而其中又有四分之一的年輕人表示，如果有條件，一定會移民他國。而加速的城市化導致保守主義的勢力壯大也令情況雪上加霜。最後，學者們紛紛表示，維持現狀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The New Yorker《紐約客》13/02：

本期書評人 Anthony Lane介紹了英國恐怖小說家 Montague James。James出身於1862年，曾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但他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創作的一系列恐怖小說。最近，他的部分作品被再次重印。Lane 分析了James的小說和作家對類型小說所做出的貢獻，特別是作家製造恐怖的寫作方法。和其他同類型恐怖小說家不同，James並不只是依賴對恐怖場景和氛圍的設計，而是將恐怖植入日常生活的場景中。這一點隨後影響了不少恐怖小說作家如Stephen King。

